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黑暗的心 吉姆爷

[英] 约瑟夫·康拉德 著 黄雨石 熊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黑暗的心 吉姆爷

[英] 约瑟夫·康拉德 著 黄雨石 熊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LORD JIM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的心·吉姆爷/(英)康拉德(Conrad, J.)著;
黄雨石,熊蕾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8200-1

I. ①黑… II. ①康… ②黄… ③熊… III. ①中篇小说-英国-近代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170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许韩茹
责任编辑:姚翠丽
封面设计:丁威静

黑暗的心 吉姆爷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黄雨石 熊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1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2011年4月北京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8200-1

定价 30.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黑暗的心

第一章	3
第二章	43
第三章	76

吉姆爷

第一章	115
第二章	120
第三章	126
第四章	134
第五章	139
第六章	156
第七章	172
第八章	181
第九章	190
第十章	199
第十一章	211
第十二章	216
第十三章	224
第十四章	234
第十五章	244
第十六章	248
第十七章	254
第十八章	258
第十九章	266
第二十章	272

第二十一章	284
第二十二章	291
第二十三章	297
第二十四章	305
第二十五章	311
第二十六章	318
第二十七章	324
第二十八章	330
第二十九章	337
第三十章	342
第三十一章	347
第三十二章	354
第三十三章	359
第三十四章	368
第三十五章	376
第三十六章	382
第三十七章	388
第三十八章	395
第三十九章	402
第四十章	408
第四十一章	416
第四十二章	421
第四十三章	427
第四十四章	433
第四十五章	438

非洲形象之一种: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的种族
主义
《吉姆爷》的“从我做起”

钦努阿·阿契贝

苏福忠

黑暗的心

黄雨石 译

第一章

巡航帆艇“赖利号”连帆都没有抖动一下，就吃住锚链，稳稳地停住了。潮水已经开始上涨，风也差不多完全停了，这船既然要去河下游，现在自然已别无他法，只好停下来等待退潮了。

泰晤士河的人海口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水路的起点，在我们面前伸展开去。远处碧海蓝天相连，看不出丝毫接合的痕迹；衬着一派透明的太空，随着潮水漂来的大游艇的因久晒变成棕黄色的船帆似乎一动未动，只见它那尖刀似的三角帆像一簇红色的花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在一直通向入海口的平坦的河岸低处，一片薄雾静悄悄地漂浮着。格雷夫森德上空的天色十分阴暗，再往远处，那阴暗的空气似乎浓缩成了一团愁云，一动不动地伏卧在地球上这个最庞大同时也最伟大的城市的上空。

船上的总指挥是我们的船长和东家。当他站立船头向着海那边瞭望的时候，我们四个人都热情地望着他的背影。在整个那条河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更显得充满海洋气息了。他那样子非常像一位领港，这在一个海员看来，就可算是安全可靠的化身。你简直很难想象他的工作竟不是在远处那一片透明的河口湾里，却是在他身后那低垂的昏暗中。

我在别的地方也曾说过，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由海洋生活形成的纽带。它除了经过长时间的分离仍会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之外，还使我们彼此都能耐心听着对方信口讲出的故事——甚至对彼此不同的信念也

都能容忍。那位律师，一位最招人喜爱的老人，由于他的年岁和许多其他的美德，占据着甲板上仅有的一块坐垫，现在还正躺在那里仅有的一条毯子上。会计早已拿出一盒多米诺骨牌，现在正在拿牌垒房子玩。马洛盘着腿坐在船尾的右边，身子倚在中桅上。他两颊下陷，脸色发黄，背挺得很直，显得很能吃苦耐劳的样子，由于他两臂下垂，手心朝外，看上去真像一尊神像。船长看到锚链已吃住劲，便安心地向船尾走来，在我们身边坐下。我们大家懒洋洋地交谈了几句。接着整个那艘帆艇便完全寂静下来。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我们没有开始玩多米诺骨牌。我们都仿佛心事重重，对什么都缺乏兴趣，宁愿安静地望着远处发呆。那即将结束的一天，静谧而晴朗，显得一派安详。水面闪烁着宁静的微波；天空一碧万顷，寥廓而莹澈，显得是那样温和；埃塞克斯沼泽地上空的浓雾像一片闪亮的薄纱，撒开它半透明的皱褶，从岸边林木茂密的高地向下飘去，直到把低处的河岸全给掩住。只有西边覆盖在上游河道上的乌云，似乎因落日的来临而十分恼怒，每一分钟都在变得更为阴森。

最后，太阳循着一条弧线以难以觉察的速度慢慢落了下去，它的刺眼的白光已变成了一团无光无热的晦暗的殷红，似乎那笼罩在人群上空的浓云的触摸已置它于死地，它现在马上要完全消失了。

刹那间，河面上的景象完全变了，那一片安详的气氛已失去原来的光辉，变得更为深沉了。那宽阔的河道中的古老的河流，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辛劳地为它两岸的居民服役，现在，在这一天将结束时，平静地躺着，它伸展出去的身躯完全表现了一条伸向世界尽头的河道的沉静的威仪。我们在观望这可敬的河流时，决非依靠这短暂的、一次来临然后永远离去的一天的红光，而是依靠那无数不可磨灭的记忆射出的庄严的光辉。说真的，正像大家常说的，对于一个曾经带着崇敬和热爱的心情“追随着海洋”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泰晤士河下游更容易使他回想起过去时代的宏伟精神了。潮汐涨而复落，永不停息地为人类服务，充满了关于被它护

送回家休息或者送往海上战场的人和船只的记忆。它熟悉所有整个民族为之骄傲的人，并曾为他们服务，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①和约翰·弗兰克林爵士^②，他们不管曾受封与否，都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骑士，伟大的海上游侠骑士。它载过所有那些名字像明珠般在时间的夜空中闪烁的船只，从那艘半球状的船腹中满载珠宝归来并受到女王陛下亲自拜访因而万古留名的“金鹿号”到为进行其他征战活动而一去不返的“瑞巴斯号”和“恐怖号”。它认识所有那些船只和船上的人。他们从德福特、从格林威治、从伊瑞斯出航——有探险家和移民；有皇家的船只和进行贸易的商船；有船长、海军将领；有从东方贸易中浑水摸鱼的神秘的“黑手”和东印度舰队受过委任的“将军们”。那些追逐黄金或名望的人，手里拿着宝剑，常常还拿着火炬，也都是从这条河上出去的，他们是大陆上权势的使者，是带着圣火火种的人。有什么伟大的东西不曾随着这河水的退潮一直漂到某片未知的土地的神秘中去！……人类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帝国的胚胎。

太阳落了下去，一片黑暗降临到河面上，沿河两岸慢慢出现了灯火。在一片泥滩上，用三条腿架起来的查普曼灯塔射出了强烈的光。灯火和船只在河道上移动——一大片闪烁的灯光在向上或向下航行。再往西，在河的上游，那座硕大无朋的城市坐落的地方，天空仍然留着不祥的标记：阳光中的一片昏黑朦胧，群星下的一片死灰色的闪光。

“还有这个，”马洛突然说道，“至今也一直是地球上的黑暗的地域之一。”

他是我们中间惟一个仍然“追随着海洋”的人。要讲坏话么，我们最多也只能说他不代表自己的阶级。他是一个海员，但他同时也是一个

① 十六世纪英国著名航海家，曾进行绕地球一周的航行，并于一五八七年指挥“金鹿号”攻击加的斯，挫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②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探险家。

流浪者，而其他大多数的海员却都过着一种，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静止不动的生活。他们在思想上总感到自己仍是呆在家里，他们的家也永远跟随着他们，那就是他们的船只；他们的国家也一样，那就是大海。一只船和另一只船十分相似，海面也始终是一个样子。在他们这种永远不变的环境中，外国的海岸、外国人的脸、随时变化的无比开阔的生活，一掠而过，蒙着的倒不是某种神秘感，而是一种略含轻侮意味的愚昧无知；因为，对于一个海员来说，除大海本身之外再无任何神秘的东西，大海是主宰他的生命的女主人，和命运一样难以捉摸。至于其他，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之后，偶尔上岸随便走走，或者找个酒店痛饮一番，便足以为他揭开整个大陆的秘密，只不过一般说来，他总发现那些秘密实际上不值得去了解。海员们的故事都是简单明了的，它的全部意义都包在一个被砸开的干果壳中^①。但是马洛这个人（如果把他喜欢讲故事的癖好除外）是很不典型的，对他来说，一个故事的含义不是像果核一样藏在故事之中，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光晕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那情况也很像雾蒙蒙的月晕，只是在幽灵般的月光的照耀下才偶尔让人一见。

他的谈话似乎丝毫没有有什么惊人之处。马洛向来如此。大家一声不响地听着。谁都好像连哼也懒得哼一声；但他仍然马上讲开了，讲得非常慢——

“我在想着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在一千九百年以前，那时罗马人刚刚来到这里——就在前一天……这条河上开始出现了光明，自从——你说骑士们？是的；可是那光明完全像在平原上滚动着的火光，也像是云彩里的一道闪电。我们就生活在那闪光之中——但愿只要地球还会转动，

^① 英语中有一成语：in a nutshell，直译是“在一个干果壳中”，意思是“直截了当”或“简单明了”。这里显然是有意风趣地发展了这一成语。

它也就不会熄灭吧！可是就在昨天，这里还是一片黑暗。想一想这样一位司令官的感触吧！他指挥着一艘精美的——你们叫它什么来着？——三层桨座的战船，行驶在地中海上，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的船开往北方，要他火速穿过高卢地区去指挥那些小艇中的一艘，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书上那些记载的话，这些小艇便是罗马军团——他们当然一定都是些了不起的能干的人——在一两个月之内大批地建造起来的。想一想他待在这里——这世界的尽头，铅灰色的大海，颜色像烟雾的天空，几乎像一架六角手风琴那样难以摆弄的一条船——船上满载着货物，或者定货，或者随便什么吧，沿着这条河向上游驶去。沙岸、沼泽、森林、野人，——很少有可以让一个文明人食用的食品，要喝就只有泰晤士河的河水。这里没有法勒里酒^①，没有可以上岸的码头。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中散布着一些军营，它们像掉进草丛里的针一般难以寻觅——寒冷、浓雾、风暴、疾病、逃亡和死亡——死亡随时都隐藏在空气中、水中和丛林中。他们在这里一定曾像苍蝇一样一堆堆地死去。哦，是的——他终于成功了，而且毫无疑问，干得很出色，不过他却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只除了后来他也许不免对人吹牛说，当年他曾如何如何。他们敢于面对那片黑暗，当然是好样儿的。也许他所以能鼓起劲来只是因为他的一双眼睛老盯着一个机会，他认为，只要他在罗马有一些较好的朋友，而他又能熬过这可怕的气候，有一天他也许就可以被提升到拉文纳的舰队去。或者设想一个穿着罗马公民服装的年轻人——他也许，你们知道，玩骰子玩腻了——跟着某一位行政长官或一位收税人或一个商人跑出来，打算到这里来发横财。进入一片沼泽地，步行穿过一片森林，然后，在某一个离河岸较远的驿站，他感到自己周围是一片蛮荒，彻头彻尾的蛮荒，——是在森林中、在丛林中、在野蛮人的心中活动着的荒野的神秘生命。而且谁也不可能真正进

① 在罗马帝国时代坎帕尼亚所产的一种名酒。

人那神秘境界中去。他只能生活在那不可理解的同时也令人感到厌恶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也具有一种随时能打动他的心的魅力。这是一种由厌恶产生的魅力——你们知道，你们且想想那种越来越强烈的悔恨、力图逃脱的渴望、无能为力的厌恶、投降和憎恨吧。”

他停了一会儿。

“请注意，”他又开始说道，同时弯起一条胳膊，手掌向外翻，再加上他盘着两腿，那样子真像一尊说法的菩萨，只不过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身子下面没有一朵莲花罢了。——“请注意，我们现在谁也不会再有和他们完全相同的感受了，使我们免于产生这种感觉的是效率——对效率的热衷。不过这些家伙实际上也算不了什么，他们并不是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机构只不过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我猜想也就如此而已。他们是一些征服者，要干他们那一行，你只需要有残暴的力量就行；若你具有那种力量，也没有什么可以吹牛的，因为你的强大只不过是出于别人弱小而产生的一种偶然情况罢了。他们看到有东西可捞，便把凡能到手的一切全搜刮过来。这不过是一种依靠暴力——加上大规模屠杀——的抢劫，然而人们却盲目地干下去——对那些要去对付黑暗的人来说，却也正应如此。所谓对土地的征服，其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把一片土地从一些肤色和我们不同或者鼻子比我们稍平一些的人们手中抢夺过来，这决不是什么漂亮事，你只要深入调查一下就会知道。惟一能使你安心的是一种观念。是这种征服背后的那个观念；不是感情上的托辞，而是一种观念；对这种观念的一种无私的信仰——这东西你可以随意建立起来，对着它磕头，并向它供奉牺牲……”

他停住了。团团火焰在河面上飘动，极小的绿色的火焰、红色的火焰、白色的火焰，彼此追逐着，赶上去，合在一起，彼此交叉而过——然后又或慢或快地分开。在这愈来愈浓的夜色中，这个伟大城市的交通仍在这不眠的河水上进行着。我们观望着，耐心等待着——在涨潮结束以前，

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可是，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才又犹犹豫豫地接着说：“我想你们这些家伙一定还记得我曾经当过一阵子内河水手，”我们知道自己注定，在退潮开始之前，得听马洛讲一段他的没有最后结果的经历。

“我并不想跟你们讲我个人的经历，让你们感到厌烦。”他说，这句话透露出了许多讲故事的人共同的缺点，看来他们往往不能肯定自己的听众究竟最喜欢听哪类故事；“不过，为了让你们了解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我看到了些什么，我又是怎样沿河而上，来到一个地方，第一次和那个可怜的家伙见面的。那是我的航程的最远点，也是我的经历的最高潮。这件事似乎照亮了我周围的一切——同时也照亮了我的思想。这件事足够阴暗——而且十分悲惨——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而且也不是十分清楚。是的，不很清楚。但尽管如此，它似乎使我心里豁亮了。

“你们都还记得吧，我那时在印度洋、大西洋、中国海域一带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刚刚回到伦敦。在东方的这次游历也算够长的了——总共差不多有六个年头，然后我就一直闲呆着，跑到你们那里去妨碍你们工作，窜到你们家里去闲捣乱，我简直像是接受了上天的使命要对你们进行教化。开始一段时间倒也很不错，可是日子一长，我对长时间休息感到厌倦了。然后我开始寻找一条船——我认为这应该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可是所有的船甚至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后来我对这寻找船的游戏也感到厌倦了。

“要知道在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我就对地图十分感兴趣。我常常会一连几小时看着南美，或者非洲，或者澳大利亚的地图，痴痴呆呆地想象着宏伟的探险事业。那时候地球上还有许多空白点，当我看到地图上某个对我特别具有诱惑力的空白点（不过它们似乎全都如此）的时候，我就会把一个指头按在上面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到那里去。我记得这